



詩書古傳

詩
自七至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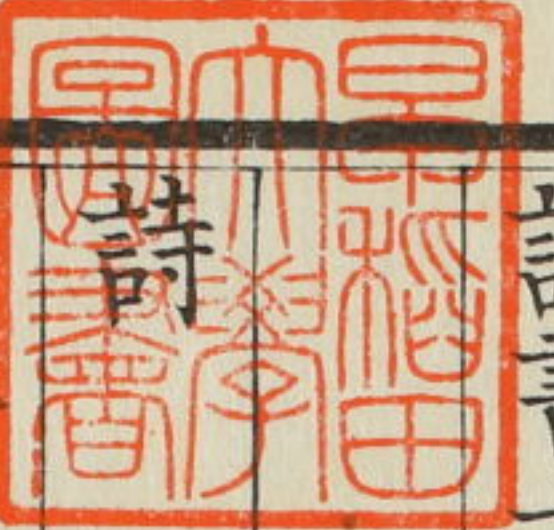
服部文庫
117
162
4



117
162
4

詩書古傳卷第七

日本 信陽太宰純 輯



齊

吳公子札來聘。請觀於周樂。使工云為之歌。齊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其大公乎。國未可量

也。左氏傳詳見周南。

漢書曰。齊地。虛危之分壑也。東有淄川。東萊琅邪。高密膠東。南有泰山。城陽。北有千乘。清河。以南勃海之高樂。高城。重合。陽信。四有。濟南平原。皆齊分也。少昊

詩書古傳

崑山房辛

之世有爽鳩氏。虞夏時有季荊。湯時有逢公。相陵殷
末有薄姑氏。皆為諸侯國。此地至周成王時。薄姑氏
與四國共作亂。成王滅之。以封師尚父。是為太公。詩
風齊國是也。臨淄名營丘。故齊詩曰。子之營兮。遭我
虛囂之間兮。還篇齊詩。還作營。又曰。蒞我於著乎而。著篇此亦
其舒緩之體也。地理志。

雞鳴

孔子曰。於雞鳴。見古之君子。不忘其敬也。孔叢子。詳見周南。

東方未明

荀子曰。諸侯召其臣。臣不俟駕。顛倒衣裳而走。禮也。

詩曰。顛之倒之。自公召之。大略篇。

魏文侯封太子擊於中山。三年使不往來。云文侯曰。

子之君怨乎。倉唐曰。不敢時思耳。此上誦晨風黍離二詩事。與韓詩外

傳大同。外傳文。詳見黍離篇。文侯於是遣倉唐賜太子衣一襲。勅

倉唐以雞鳴時至。太子起拜受賜。發篋視衣。盡顛倒。

太子曰。趣早駕。君侯召擊也。倉唐曰。臣來時不受命。

太子曰。君侯賜擊衣。不以為寒也。欲召擊。無誰與謀。

故勅子以雞鳴時至。詩曰。東方未明。顛倒衣裳。顛之

倒之。自公召之。遂西至謁。文侯大喜。說苑奉使篇。此

事與外傳同。

南山

子云。夫禮坊民所淫。章民之別。使民無嫌。以為民紀者也。故男女無媒不交。無幣不相見。恐男女之無別也。以此坊民。民猶有自獻其身。詩云。伐柯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蓺麻如之何。橫從其畝。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禮記坊記萬章問曰。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信斯言也。宜莫如舜。舜之不告而娶。何也。孟子曰。告則不得娶。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如告。則廢人之大倫。以對父母。是以不告也。孟子萬章上篇

子張問曰。禮。丈夫三十而室。昔者舜三十徵庸。而書云。有鰥在下。曰虞舜。何謂也。曩師聞諸夫子曰。聖人在上。君子在位。則內無怨女。外無曠夫。堯為天子。而有鰥在下。何也。孔子曰。夫男子二十而冠。冠而後娶。古今通義也。舜父頑。母嚚。莫克圖室家之端焉。故逮三十而謂之鰥也。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父母在。則宜圖婚。若已歿。則己之娶。必告其廟。今舜之鰥。乃父母之頑嚚也。雖堯為天子。其如舜何。孔叢子論書篇鹽鐵論。文學曰。夫治國之道。由中及外。自近者始。近

者親附。然後來遠。百姓內足。然後卹外。故羣臣論或欲田輪臺。明主不許。以為先救近務。及時本業也。故下詔曰。當今之務。在於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公卿宜承意。請減除不任。以佐百姓之急。今中國弊落。不憂務在邊境。意者地廣而不耕。多種而不耨。費力而無功。詩云。無田甫田。維莠騫騫。其斯之謂歟。地廣篇法言。或曰。田甫田者。莠喬喬。思遠人者。心忉忉。曰。日有光。月有明。三年不目日。視必盲。三年不目月。精必矇。熒魂曠枯。精萃曠沈。擿埴索塗。冥行而已矣。脩身篇晉文公出亡。周流天下。舟之僑去虞而從焉。文公反

國。擇可爵而爵之。擇可祿而祿之。舟之僑獨不與焉。文公酌諸大夫酒。酒酣。文公曰。二三子盍為寡人賦乎。舟之僑進曰。君子為賦。小人請陳其辭。辭曰。有龍矯矯。頃失其所。一蛇從之。周流天下。龍反其淵。安寧其處。一蛇鬻乾。獨不得其所。文公瞿然曰。子欲爵耶。請待旦日之期。子欲祿耶。請今命廩人。舟之僑曰。請而得其賞。廉者不受也。言盡而名至。仁者不為也。今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草興起。莫之能禦。今為一人言。施一人。猶為一塊土。下雨也。土亦不生之矣。遂歷階而去。文公求之不得。終身誦甫田之詩。說苑復恩

篇。純按齊與小雅皆有甫田篇。小雅言豐年之慶。於文公與舟之僑之事。義無所取。故知此篇。義蓋取思人勞心也。或曰。甫田當為大田。其辭曰。有滄萋萋。與雨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文公因僑之言。愧己之施惠。不若時雨之普徧。故誦之以自責耳。未知是否。

魏

吳公子札來聘。請觀於周樂。使工云為之歌。魏曰。美

哉。泂泂乎。大而婉。險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左氏

傳。詳見周南。

漢書曰。魏國亦姬姓也。在晉之南河曲。故其詩曰。彼

汾一曲。汾。沮。如篇。寘諸河之側。伐檀篇。地理志。

葛屨

潔婦者。魯秋胡子妻也。既納之。五日。去而官於陳。五年乃歸。未至家。見路傍婦人採桑。秋胡子悅之。下車謂曰。若曝採桑。吾行道路遠。願託桑蔭。下食。下齋休焉。婦人採桑不輟。秋胡子謂曰。力田不如逢豐年。力桑不如見國卿。吾有金。願以與夫人。婦人曰。嘻。夫採桑力作。紡績織紝。以供衣食。奉二親。養夫子。吾不願金。所願卿無外意。妾亦無淫泆之志。收子之齋與筭金。秋胡子遂去。至家。奉金遺母。使人喚婦至。乃向採桑者也。秋胡子慙。婦曰。子束髮辭親往仕。五年乃還。當所悅馳驟。揚塵疾至。今也乃悅路傍婦人。下子之糧。

詩書世傳 卷第廿
以金子之是忘母也。忘母不孝。好色淫泆。是污行也。污行不義。夫事親不孝。則事君不忠。處家不義。則治官不理。孝義並亡。必不遂矣。妾不忍見子改娶矣。妾亦不嫁。遂去而東走。投河而死。君子曰。潔婦精於善。夫不孝莫大於不愛其親而愛其人。秋胡子有之矣。君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秋胡子婦之謂也。詩云。惟是褊心。是以為刺。此之謂也。列女傳 節義傳

汾沮洳

韓詩外傳曰。君子有主善之心。而無勝人之色。德足以君天下。而無驕肆之容。行足以及後世。而不以一言非人之不善。故曰。君子盛德而卑。虛己以受人。旁行不流。應物而不窮。雖在下位。民願戴之。雖欲無尊得乎哉。詩曰。彼己之子。美如英。美如英。殊異乎公行。

第二卷

又曰。君子易和而難狎也。易懼而不可劫也。畏患而不避義死。好利而不為所非。交親而不比。言辯而不亂。盪盪乎其易不可大也。嗛乎其廉而不劇也。温乎其仁厚之光大也。超乎其有以殊於世也。詩曰。美如玉。美如玉。殊異乎公族。同上

園有桃

韓詩外傳曰。君子之居也。綏如安裘。晏如覆行。天下有道。則諸侯畏之。天下無道。則庶人易之。非獨今日。自古亦然。昔者范蠡行遊。與齊屠地居。奄忽龍變。仁義沈浮。湯湯慨慨。天地同憂。故君子居之。安得自若。詩曰。心之憂矣。其誰知之。第九卷

伐檀

公孫丑曰。詩曰。不素餐兮。君子之不耕而食。何也。孟子曰。君子居是國也。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悌忠信。不素餐兮。孰大於是。孟子盡心上篇

孔子曰。於伐檀。見賢者之先事後食也。見周南。詳

商容嘗執羽籥。馮於馬徒。欲以伐紂而不能。遂去伏於太行。及武王克殷。立為天子。欲以為三公。商容辭曰。吾常馮於馬徒。欲以伐紂而不能。愚也。不爭而隱。無勇也。愚且無勇。不足以備乎三公。遂固辭不受命。君子聞之曰。商容可謂內省而不誣能矣。君子哉。去素餐遠矣。詩曰。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商先生之謂也。

韓詩外傳
第二卷

與下吏分利。今過聽殺人。而下吏蒙其死。非所聞也。不受命。君曰。自以為罪。則寡人亦有罪矣。李離曰。法失則刑。刑失則死。君以臣為能聽微決疑。故使臣為理。今過聽殺人之罪。罪當死。君曰。棄位委官。伏法亡國。非所望也。趣出。無憂寡人之心。李離對曰。政亂國危。君之憂也。軍敗卒亂。將之憂也。夫無能以事君。闇行以臨官。是無功以食祿也。臣不能以虛自誣。遂伏劔而死。君子聞之曰。忠矣乎。詩曰。彼君子兮。不素餐兮。李先生之謂也。同上

春秋繁露曰。孔子謂冉子。治民者。先富之。而後加教。

語樊遲曰。治身者。先難後獲。以此之謂治身之與治民。所先後者不同焉矣。詩云。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先飲食而後教誨。謂治人也。又曰。坎坎伐輻。彼君子兮。不素飭兮。先其事。後其食。謂之治身也。仁義法篇

鹽鐵論。文學曰。今公卿處尊位。執天下之要。十有餘年。功德不施於天下。而勤勞於百姓。百姓貧陋困窮。而私家累萬金。此君子所耻。而伐檀所刺也。國病篇

說苑曰。弧之為言。豫也。豫者。豫吾意也。故古者兒生三日。桑弧蓬矢六射。天地四方。天地四方者。男子之所有事也。必有意其所有事。然後敢食穀。故曰。不素

言書世傳 卷第七
餐兮。此之謂也。脩文篇

碩鼠

楚狂接輿躬耕以食。其妻之市。未返。楚王使使者賁金百鎰。造門曰。大王使臣奉金百鎰。願請先生治河南。接輿笑而不應。使者遂不得辭而去。妻從市而來。曰。先生少而為義。豈將老而遺之哉。門外車軼。何其深也。接輿曰。今者王使使者賁金百鎰。欲使我治河南。其妻曰。豈許之乎。曰。未也。妻曰。君使不從。非忠也。從之。是遺義也。不如去之。乃夫負釜甑。妻戴織器。變易姓字。莫知其所之。論語曰。色斯舉矣。翔而後集。接

輿之妻是也。詩曰。逝將去汝。適彼樂土。適彼樂土。爰

得我所。

韓詩外傳第二卷。楊慎曰。軼與轍同。

桀為酒池糟隄。縱靡靡之樂。而牛飲者三千。羣臣皆相持而歌。江水沛兮。舟楫敗兮。我王廢兮。趣歸於亳。亳亦大夫。又曰。樂兮樂兮。四牡驕兮。六轡沃兮。去不善兮。善何不樂兮。伊尹知大命之將至。舉觴造桀曰。君王不聽臣言。大命至矣。亡無日矣。桀拍然而抃。嗑然而笑。曰。子又妖言矣。吾有天下。猶天之有日也。日有亡乎。日亡。吾亦亡也。於是伊尹接履而趨。遂適於湯。湯以為相。可謂適彼樂土。爰得其所矣。詩曰。逝將

去汝。適彼樂土。適彼樂土。爰得我所。上同

田饒事魯哀公。而不見察。田饒謂哀公曰。臣將去君。黃鵠舉矣。哀公曰。何謂也。曰。君獨不見夫雞乎。首戴冠者。文也。足傳距者。武也。敵在前敢鬪者。勇也。得食相告。仁也。守夜不失時。信也。雞有此五德。君猶曰。淪而食之者。何也。則以其所從來者近也。夫黃鵠一舉千里。止君園池。食君魚鼈。啄君黍粱。無此五者。君猶貴之。以其所從來者遠矣。臣將去君。黃鵠舉矣。哀公曰。止。吾將書子言也。田饒曰。臣聞食其食者。不毀其器。陰其樹者。不折其枝。有臣不用。何書其言。遂去之。

燕立以為相。三年燕政太平。國無盜賊。哀公喟然太息。為之辟寢三月。減損上服。曰。不慎其前而悔其後。何可復得。詩云。逝將去汝。適彼樂國。適彼樂國。爰得我直。上同

鹽鐵論。賢良曰。及周之末塗。德惠塞而嗜欲衆。君奢侈而上求多。民困於下。怠於公事。是以有履畝之稅。碩鼠之詩作也。蓋鉄取下篇

晉文公及國。酌士大夫酒。召咎犯而將之。召艾陵而相之。授田百萬。介子推無爵齒而就位。觴三行。介子推奉觴而起。曰。有龍矯矯。將失其所。有蛇從之。周流

天下龍既入深淵得其安所蛇脂盡乾獨不得甘雨此何謂也。文公曰嘻是寡人之過也。吾為子爵與待旦之朝也。吾為子田與。河東陽之間。介子推曰推聞君子之道謁而得位。道士不居也。爭而得財。廉士不受也。文公曰使我得反國者子也。吾將以成子之名。介子推曰推聞君子之道為人子而不能承其父者則不敢當其後。為人臣而不見察於其君者則不敢立於其朝。然推亦無索於天下矣。遂去而之介山之上。文公使人求之不得。為之避寢三月。號呼暮年。詩曰逝將去汝適彼樂郊。適彼樂郊誰之永號。此之謂

也。新序節士篇

唐

吳公子札來聘請觀於周樂使工云為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左氏傳詳無心大東鄭思其武詩見周南漢書曰河東土地平易有鹽鐵之饒。本唐堯所居。詩風唐魏之國也。周武王子唐叔在母未生。武王夢帝謂己曰。余名而子曰虞。將與之唐。屬之參。及生。名之曰虞。至成王滅唐而封叔虞。唐有晉水。及叔虞子燮為晉侯云。故參為晉星。其民有先王遺教。君子深思。

小人儉陋。故唐詩蟋蟀率山樞葛生之篇曰。今我不樂。日月其邁。蟋蟀篇宛其死矣。它是媮。山有樞篇百歲之後。歸于其居。葛生篇皆思奢儉之中。念死生之慮。地理志

蟋蟀

鄭伯享趙孟于垂隴。云印段賦蟋蟀。趙孟曰。善哉。保

家之主也。吾有望矣。左氏傳詳見召南草蟲杜預曰。蟋蟀曰無以太康職思其居好

樂無荒良士瞿瞿言瞿瞿然頤禮儀

孔子曰。於蟋蟀見陶唐儉德之大也。孔叢子詳見周南

密康公之母。姓魏氏。周共王遊於涇上。康公從之。有三女奔焉。其母曰。必致之王。夫獸三為羣。人三為衆。

女三為祭。王田不取羣。公行下衆。王御不參一族。夫祭美之物歸汝。而何德以堪之。王猶不堪。况爾小醜乎。康公不獻。王滅密。君子謂密母為能識微。詩云。無已太康。職思其憂。此之謂也。列女傳仁智傳

山有樞

韓詩外傳曰。子賤治單父。彈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巫馬期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處。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巫馬期問於子賤。子賤曰。我任人。子任力。任人者佚。任力者勞。人謂子賤則君子矣。佚四肢。全耳目。平心氣。而百官理。任其數而已。巫馬期則不然乎。

然事情勞力教詔雖洽猶未至也詩曰子有衣裳弗曳弗屨子有車馬弗馳弗驅第二卷

又亦揚之水

侯犯以郈叛武叔懿子圍郈弗克秋二子及齊師復圍郈弗克叔孫謂郈工師駟赤曰郈非唯叔孫氏之憂社稷之患也將若之何對曰臣之業在揚水卒章之四言矣叔孫稽首左氏傳定公十年杜預曰揚水詩唐風卒章四言曰我聞有命

椒聊

子路曰士不能勤苦不能輕死亡不能活貧窮而曰我行義吾不信也昔者申包胥立於秦廷七日七夜

哭不絕聲是以存楚不能勤苦焉得行此比干且死而諫愈忠伯夷叔齊餓于首陽而志益彰不輕死亡焉得行此曾子褐衣緼絀未嘗完也糲米之食未嘗飽也義不合則辭上卿不活貧窮焉能行此夫士欲立身行道無顧難易然後能行之欲行義狗名無顧利害然後能行之詩曰彼己之子碩大且篤非良篤脩身行之君子其孰能與之哉韓詩外傳第二卷

鵠羽

子路與巫馬期薪於韞丘之下陳之富人處師氏者脂車百乘觴於韞丘之上子路與巫馬期曰使子

詩書古傳 卷第七
無忘子之所知。亦無進子之所能。得此富。終身無復
見夫子。子為之乎。巫馬期喟然仰天而嘆。闐然投鎌
於地。曰。吾嘗聞之。夫子。勇士不忘喪其元。志士仁人。
不忘在溝壑。子不知予與。試予與。意者其志與。子路
心慚。故負薪先歸。孔子曰。由來。何為偕出而先返也。
子路曰。向也。由與巫馬期。薪於韞丘之下。陳之富人。
有處師氏者。脂車百乘。觴於韞丘之上。由謂巫馬期
曰。使子無忘子之所知。亦無進子之所能。得此富。終
身無復見夫子。子為之乎。巫馬期喟然仰天而嘆。闐
然投鎌於地。曰。吾嘗聞夫子。勇士不忘喪其元。志士

試子下
有與字

仁人。不忘在溝壑。子不知予與。試予。意者其志與。由
也。心慚。故先負薪歸。孔子援琴而彈。詩曰。肅肅鶉羽。
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能蓺稷黍。父母何怙。悠悠蒼
天。曷其有所。予道不行。邪。使汝願者。韓詩外傳第二
卷。純按。試子下
當有
與字。
詩曰。父母何嘗。韓詩外傳。詳
見衛之有狐。
鹽鐵論。賢良曰。古者行役不踰時。春行秋反。秋往春
來。寒暑未變。衣服不易。固已還矣。夫婦不失時。人安
和如適。獄訟平。刑罰得。則陰陽調。風雨時。上不苛擾。
下不煩勞。各修其業。安其性。則螟蟻不生。而水旱不

起賦歛省。而農不失時。則百姓足。而流人歸其田里。上清靜而不欲。則下廉而不貪。若今則繇役極遠。盡寒苦之地。危難之處。涉胡越之域。今茲往而來。歲還。父母延頸而西望。男女怨曠而相思。身在東楚。志在西河。故一人行而鄉曲恨。一人死而萬人悲。詩云。王事靡盬。不能藝稷黍。父母何怙。念彼恭人。涕零如雨。豈不懷歸。畏此罪罟。執務篇

秦

吳公子札來聘。請觀於周樂。使工云。為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左氏傳詳

見周南

漢書曰。天水隴西。山多林木。民以板為室屋。及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習戰備。高上氣力。以射獵為先。故秦詩曰。在其板屋。小戎篇又曰。王于興師。修我甲兵。與子偕行。無衣篇及車麟四載。小戎之篇。皆言車馬田狩之事。地理志

子貢問於孔子曰。敢問君子貴玉而賤珉者。何也。為玉之寡而磬之多。與。孔子曰。非為磬之多。故賤之也。玉之寡。故貴之也。夫昔者君子比德於玉焉。溫潤而

澤仁也。縝密以栗。知也。廉而不剝。義也。垂之如隊。禮也。叩之其聲清越以長。其終詘然。樂也。瑕不揜瑜。瑜不揜瑕。忠也。孚尹旁達。信也。氣如白虹。天也。精神見于山川。地也。圭璋特達。德也。天下莫不貴者。道也。詩云。言念君子。溫其如玉。故君子貴之也。禮記聘義篇

孔子曰。士有五。有執尊貴者。有家富厚者。有資勇悍者。有心智愚者。有貌美好者。有執尊貴者。不以愛民行義理。而反以暴敖。家富厚者。不以賑窮救不足。而反以侈靡無度。資勇悍者。不以衛上攻戰。而反以侵陵私鬪。心智愚者。不以端計數。而反以事奸飾詐。貌

美好者。不以統朝泣民。而反以蠱女縱欲。此五者。所謂士失其美質者也。詩曰。溫其如玉。韓詩外傳第二卷

故下終南入百其良尚出金河以出入報百古入

韓詩外傳曰。上之人所遇。色為先。聲音次之。事行為後。故望而宜為人君者。容也。近而可信者。色也。發而中者。言也。文而可觀者。行也。故君子容色。天下儀象而望之。不暇言而宜人。為人君者。詩曰。顏如渥頰。其君也哉。第二卷。純按宜人之。人衍。頰毛。詩作丹。

黃鳥

秦伯任好卒。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為殉。

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為之賦黃鳥。左氏傳：文公六年，此下君子曰。

云云見大雅瞻印

顏讎由善事親。子路義之，後讎以非罪執於義將厄。子路請以金贖焉。人將許之，既而二三子納金於子路以入衛。或謂孔子曰：受人之金以贖其私昵，義乎？子曰：義而贖之，貧取於友，非義而何？愛金而令不辜陷辟，凡人且猶不忍，況二三子於由之所親乎？詩云：如可贖兮，人百其身。苟出金可以生人，雖百倍古人，不以為多。故二三子其欲由也，成其義，非汝之所知也。孔叢子記義篇

晨風

文侯曰：晨風謂何？對曰：歎彼晨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我實多。韓詩外傳詳見王之黍離

無衣

初伍員與申包胥友。其亡也，謂申包胥曰：我必復楚國。申包胥曰：勉之，子能復之，我必能與之。及昭王在隨，申包胥如秦乞師。曰：吳為封豕長蛇，以荐食上國。虐始於楚，寡君失守社稷。越在草莽，使下臣告急。曰：夷德無厭，若鄰於君，疆場之患也。逮吳之未定，君其取分焉。若楚之遂亡，君之土也。若以君靈撫之，世以

事君。秦伯使辭焉曰：寡人聞命矣。子姑就館。將圖而告。對曰：寡君越在草莽，未獲所伏。下臣何敢即安。立依於庭牆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哀公為之賦《無衣》。九頓首而坐。秦師乃出。左氏傳定公四年杜預曰

無衣取其王于興師脩我戈矛與子同仇與子偕作與子偕行無衣三章章三頓首

渭陽

穆姬者，秦穆公之夫人。晉獻公之女。太子申生之同母姊。與惠公異母。賢而有義。獻公殺太子申生，逐羣公子。惠公號公子夷吾奔梁。及獻公卒，得因秦立。始即位，穆姬使納羣公子。曰：公族者，君之根本。惠公不

用，又背秦賂。晉饑，請粟於秦。秦與之。秦饑，請粟於晉。晉不與。秦遂興兵與晉戰，獲晉君以歸。秦穆公曰：掃除先人之廟，寡人將以晉君見。穆姬聞之，乃與太子螢。公子弘與簡璧衰經履薪以迎。且告穆公曰：上天降災，使兩君罷以玉帛相見，乃以興戎。婢子娣姒不能相教，以辱君命。晉君朝以入，婢子夕以死。惟君其圖之。公懼，乃舍諸靈臺。大夫請以入。公曰：獲晉君以功歸，今以喪歸，將焉用。遂改館晉君，饋以七牢而遣之。穆姬死，穆姬之弟重耳入秦。秦送之晉。是為晉文公。太子螢思母之恩而送其舅氏也。作詩曰：我送舅

氏曰至渭陽何以贈之路車乘黃君子曰慈母生孝子詩曰敬慎威儀維民之則穆姬之謂也列女傳賢明傳

如魏今以禮饋魏用其如詩晉武公以大半而盡圖之公對曰令諸靈臺大夫請以人公曰蘇晉亦以指時以奉命晉武公以人戰于文以天卦意其初火勢兩軍弱以五帛昧其以與好戰于微微不益公子亦與簡望矣魏歸謙心也且恭獻公曰上天創大入之陳襄入耕以晉武公與魏戰之公與太子晉不與秦穆與共與晉輝蘇晉武公以魏秦討公曰魏詩書古傳卷第七

詩書古傳卷第八

故下以言精也矣然于日本其信陽太宰純

詩書古傳卷第八

陳亦樂之亦何發節亦食美詩曰衡門之下可以

吳公子札來聘請觀於周樂使王云為之歌陳曰國

無主其能久乎左氏傳詳見周南

漢書曰陳國今淮陽之地陳本太昊之虛周武王封

舜後媯滿於陳是為胡公妻以元女大姬婦人尊貴

好祭祀用史巫故其俗巫鬼陳詩曰坎其擊鼓宛丘

之下亡冬亡夏值其鷺羽宛丘篇又曰東門之枌宛丘

之栩。子仲之子。婆娑其下。東門之志此其風也。

衡門衡門文選其命風賦詩曰其樂立

子夏讀詩已畢。夫子問曰。爾亦可言於詩矣。子夏對曰。詩之於事也。昭昭乎若日月之光明。燎燎乎如星辰之錯行。上有堯舜之道。下有三王之義。弟子不敢忘。雖居蓬戶之中。彈琴以詠先王之風。有人亦樂之。無人亦樂之。亦可發憤忘食矣。詩曰。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療饑。夫子造然變容曰。嘻。吾子始可以言詩已矣。然子以見其表。未見其裏。顏淵曰。其表已見。其裏又何有哉。孔子曰。闚其門。不入其中。

安知其奧藏之所在乎。然藏又非難也。丘嘗悉心盡志。已入其中。前有高岸。後有深谷。泠泠然如此。既立而已矣。不能見其裏。蓋謂精微者也。韓詩外傳第二卷。純按毛詩療

東門之池

楚莊王使使齎金百斤。聘北郭先生。先生曰。臣有箕箒之使。願入計之。即謂婦人曰。楚欲以我為相。今日相。即結駟列騎。食方丈於前。如何。婦人曰。夫子以織屨為食。食粥。蹻履。無怵惕之憂者。何哉。與物無治也。今如結駟列騎。所安不過容膝。食方丈於前。所甘不

過一肉以容膝之安。一肉之味而殉楚國之憂。其可乎。於是遂不應聘。與婦去之。詩曰。彼美淑姬。可與晤

言。韓詩外傳第九卷

魯黔婁妻。魯黔婁先生之妻也。先生死。曾子與門人弔之。其妻出戶。曾子止堂。見先生之尸在牖下。枕整席藁。緼袍不表。覆以布被。手足不盡斂。覆頭則足見。覆足則頭見。曾子曰。斜引其被。則斂矣。妻曰。斜而有餘。不如正而不足也。先生以不斜之故。能至於此。生時不斜。死而斜之。非先生意也。曾子不能應。遂哭之。曰。嗟乎。先生之終也。何以為謚。其妻曰。以康為謚。曾

子曰。先生在時。食不充口。衣不蓋形。死則手足不斂。旁無酒肉。生不得其美。死不得其榮。何樂于此。而謚為康乎。其妻曰。昔先生。君嘗授之以政。為國相。辭而不為。是有餘貴也。君嘗賜之粟三十鍾。先生辭而不受。是有餘富也。彼先生者。甘天下之淡味。安天下之卑位。不戚戚於貧賤。不忻忻於富貴。求仁而得仁。求義而得義。其謚為康。不亦宜乎。曾子曰。唯。斯人也。而有斯婦。君子謂黔婁妻為樂。貧行道。詩云。彼美淑姬。可與晤言。此之謂也。列女傳賢明傳

檜

素冠

齊杞梁妻。齊杞梁殖之妻也。莊公襲莒。殖戰而死。莊公歸。遇其妻。使使者弔之於路。杞梁妻曰。今殖有罪。君何辱命焉。若令殖免於罪。則賤妾有先人之弊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弔。於是莊公乃還車。詣其室成禮。然後去。杞梁之妻無子。內外皆無五屬之親。既無所歸。乃枕其夫之屍於城下而哭。內誠動人。道路過者。莫不為之揮涕。十日而城為之崩。既葬。曰。吾何歸矣。夫嬖人必有所倚者。父在則倚父。夫在則倚夫。子在則倚子。今吾上則無父。中則無夫。下則無子。內無所

依以見吾誠。外無所倚以立吾節。吾豈能更二哉。亦死而已。遂赴淄水而死。君子謂杞梁之妻。貞而知禮。詩云。我心傷悲。聊與子同歸。此之謂也。列女傳貞順傳

匪風

韓詩外傳曰。國無道。則飄風厲疾。暴雨折木。陰陽錯氛。夏寒。冬溫。春熱。秋榮。日月無光。星辰錯行。民多疾病。國多不祥。羣生不壽。而五穀不登。當成周之時。陰陽調。寒暑平。羣生遂。萬物寧。故曰。其風治。其樂連。其驅馬舒。其民依依。其行遲遲。其意好好。詩曰。匪風發兮。匪車揚兮。顧瞻周道。中心怛兮。第二卷。純按揚當為揭。字之誤也。毛

詩作傷 遽伯玉使至楚。逢公子皙濮水之上。子皙接草而待。曰。敢問上客將何之。遽伯玉為之軾車。公子皙曰。吾聞上士可以託色。中士可以託辭。下士可以託財。三者固可得而託耶。遽伯玉曰。謹受命。遽伯玉見楚王。使事畢。坐談語。從容言。至於士。楚王曰。何國最多士。遽伯玉曰。楚最多士。楚王大說。遽伯玉曰。楚最多士。而楚不能用。王造然曰。是何言也。遽伯玉曰。伍子胥生於楚。逃之吳。吳受而相之。發兵攻楚。墮平王之墓。伍子胥生於楚。吳善用之。釁蚩黃生於楚。走之晉。治

七十二縣。道不拾遺。民不妄得。城郭不閉。國無盜賊。蚩黃生於楚。而晉善用之。今者臣之來。逢公子皙濮水之上。辭言上士可以託色。中士可以託辭。下士可以託財。三言者。固可得而託身耶。又不知公子皙將何治也。於是楚王發使一駟。副使二乘。追公子皙濮水之上。子皙還重於楚。遽伯玉之力也。故詩曰。誰能烹魚。既之釜鬻。孰將西歸。懷之好音。此之謂也。物之相得。固微甚矣。說苑善說篇

王吉上疏曰。臣聞古者師日行三十里。吉行五十里。詩云。匪風發兮。匪車揭兮。顧瞻周道。中心慙兮。說曰。

是非古之風也。發發者。是非古之車也。揭揭者。蓋傷之也。漢書王吉傳

曹

蜉蝣

令尹子玉曰。請殺晉公子。弗殺而反晉國。必懼楚師。王曰。不可。楚師之懼。我不脩也。我之不德。殺之何為。天之胙楚。誰能懼之。楚不可胙。冀州之土。其無令君乎。且晉公子。敏而有文。約而不諂。三材傳之。天胙之矣。天之所興。誰能禦之。子玉曰。則請止狐偃。王曰。不可。曹詩曰。彼己之子。不遂其媾。郵之也。夫郵而效之。

此一則係下候人篇

郵又甚焉。效郵非義也。國語晉語四

子曰。君子不以口譽人。則民作忠。故君子問人之寒。則衣之。問人之飢。則食之。稱人之美。則爵之。國風曰。心之憂矣。於我歸說。禮記表記篇

候人

鄭子華之弟子臧。出奔宋。好聚鵠冠。鄭伯聞而惡之。使盜誘之。八月。盜殺之于陳宋之間。君子曰。服之不衷。身之災也。詩曰。彼己之子。不稱其服。子臧之服。不稱也。夫。詩曰。自詒伊戚。其子臧之謂矣。夏書曰。地平天成。稱也。左氏傳僖公二十四年

子曰。仁之難成久矣。唯君子能之。是故君子不以其所能者病人。不以人之所不能者愧人。是故聖人之制行也。不制以己。使民有所勸勉。愧耻以行其言。禮以節之。信以結之。容貌以文之。衣服以移之。朋友以極之。欲民之有壹也。小雅曰。不愧于人。不畏于天。是故君子服其服。則文以君子之容。有其容。則文以君子之辭。遂其辭。則實以君子之德。是故君子恥服其服而無其容。恥有其容而無其辭。恥有其辭而無其德。恥有其德而無其行。是故君子衰經則有衰色。端冕則有敬色。甲冑則有不可辱之色。詩云。維鷩在梁。

不濡其翼。彼記之子。不稱其服。

禮記表記篇

鳴鳩

禮記曰。天子者。與天地參。故德配天地。兼利萬物。與日月並明。明照四海而不遺微小。其在朝廷。則道仁聖禮義之序。燕處則聽雅頌之音。行步則有環佩之聲。升車則有鸞和之音。居處有禮。進退有度。百官得其宜。萬事得其序。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此之謂也。經解
子曰。為上可望而知也。為下可述而志也。則君不疑於其臣。而臣不惑於其君矣。尹吉曰。惟尹躬及湯。咸

有壹德。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禮記緇衣篇

子曰。言有物而行有格也。是以生則不可奪志。死則

不可奪名。故君子多聞質而守之。多志質而親之。精

知略而行之。君陳曰。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詩云。淑

人君子。其儀一也。同上

禮記曰。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為父子兄弟足

法。而后民法之也。大學篇

子曰。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

敬他人者。謂之悖禮。以訓則昏。民亡則焉。不宅於善。

而皆在於凶德。雖得志。君子弗從也。君子則不然。言

思可道。行思可樂。德誼可尊。作事可法。容止可觀。進

退可度。以臨其民。是以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

能成其德教。而行其政令。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

孝經

荀子曰。行衢道者不至。事兩君者不容。目不兩視而

明。耳不兩聽而聰。螭蛇無足而飛。梧鼠五技而窮。詩

曰。鵬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

兮。心如結兮。故君子結於一也。勸學篇

又曰。人皆亂。我獨治。人皆危。我獨安。人皆失。喪之。我

獨按起而制之。故仁人之用國。非特將持其有而已。

也。又將兼人。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此之謂也。富國篇

又曰：堯伐驩兜，舜伐有苗，禹伐共工，湯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紂。此二帝四王，皆以仁義之兵行於天下也。故近者親其善，遠者慕其德，兵不血刃，遠邇來服，德盛於此，施及四極。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不忒。此之謂也。議兵篇

又曰：不矜矣。夫故天下不與爭能，而致善用其功，有不有也。夫故為天下貴矣。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此之謂也。君子篇

呂氏春秋曰：昔者先聖王成其身而天下成，治其身而天下治。故善響者不於響，於聲；善影者不於影，於形。為天下者不於天下，於身。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言正諸身也。先己篇

韓詩外傳曰：夫治氣養心之術，血氣剛強則務之以調和，智慮潛深則一之以易諒，勇毅強果則輔之以道術，齊給便捷則安之以靜退，卑攝貪利則抗之以高志，容眾好散則劫之以師友，怠慢標棄則慰之以禍災，愿婉端慤則合之以禮樂。凡治氣養心之術，莫徑由禮。莫優得師，莫慎一好。好一則博，博則精。精則

神。神則化。是以君子務結心乎一也。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七兮。心如結兮。第二卷

又曰：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成行。家有千金之玉，不知治，猶之貧也。良工宰之，則富及子孫。君子學之，則為國用。故動則安百姓，議則延民命。詩曰：淑人君子，正是國人。正是國人，胡不萬年。同上

又曰：夫鳳凰之初起也，翾翾十步之雀，喔咿而笑之，及其升於高，一詘一信，展而雲間，藩木之雀，超然自知不及遠矣。士褐衣緼著，未嘗完也。糲藿之食，未嘗飽也。世俗之士，即以為羞耳。及其出則安百議，用則

延民命。世俗之士，超然自知不及遠矣。詩曰：正是國人，胡不萬年。第九卷

淮南子曰：賈多端則貧，工多技則窮，心不一也。故木之大者害其條，水之大者害其深，有智而無術，雖鑽之不通，有百技而無一道，雖得之弗能守。故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一也。其儀一也，心如結也。君子其結於

一乎。詮言訓

說苑曰：詩云：尸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傳曰：尸鳩之所以養七子者，一心也。君子之所以理萬物者，一儀也。以一儀理物，天心也。反質篇

定公惡孫林父。孫林父奔晉。晉侯使卻離為請還。定公欲辭。定姜曰。不可。是先君宗卿之嗣也。大國又以請。公而弗許。將亡。雖惡之。不猶愈于亡乎。君其忍之。夫安民而宥宗卿。不亦可乎。定公遂復之。君子謂定姜能遠患難。詩曰。其儀不忒。正是四國。此之謂也。列女傳母儀傳。純曰。定公衛君。

魏芒慈母者。魏孟陽氏之女。芒卯之後妻也。有三子。前妻之子五人。皆不愛。慈母遇之甚異。猶不愛。慈母乃令其三子。不得與前妻子齊衣服飲食。起居進退。甚相遠。前妻之子猶不愛。於是前妻中子犯魏王令。

當死。慈母憂戚悲哀。帶圍減尺。朝夕勤苦。以救其罪。人有謂慈母曰。子不愛母至甚也。何為勤勞憂懼如此。慈母曰。如妾親子。雖不愛。妾猶救其禍而除其罪。况於假子而不為。何以異於無母。其父為其孤也。而使妾為其繼母。繼母為人母。而不能愛其子。可謂慈乎。親其親而偏其假。可謂義乎。不慈不義。何以立於世。彼雖不愛。妾安可忘義乎。遂說魏王聞之。高其情。乃赦其子。復其家。自此五子親附慈母。雍雍若一。慈母以禮義之漸。率導八子。咸為魏大夫卿士。各成於禮義。君子謂慈母一心。詩云。鴉鳩在桑。其子七兮。淑

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此之謂也列女

傳母儀傳純曰說字可疑

貞姜者齊侯之女楚昭王之夫人也王出遊留夫人漸臺之上而去王聞江水大至使使者迎夫人忘持其符使者至請夫人出夫人曰王與宮人約令召宮人必以符今使者不持符妾不當從使者曰今水方大至還去取符則恐後矣夫人曰妾聞之貞女之義不犯約勇者不畏死守一節而已妾知從使者必生留必死然棄約越義而生不若留而死耳於是使者取符則水大至臺崩夫人流而死王曰嗟夫守義死

節不為苟生處約持信以成其貞乃號之曰貞姜君子謂貞姜有婦節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此之謂也列女傳貞順傳

鮑宣上書曰天下乃皇天之天下也陛下上為皇天子下為黎庶父母為天牧養元元視之當如一合尸

鳩之詩漢書鮑宣傳

漢書曰宜鄉侯參鞠躬履方擇地而行可謂淑人君子詳見小雅小弁

又曰大司農邑云可謂淑人君子詳見召南羔羊

下泉

詩經古傳

卷第八

十一

孔子曰。於下泉。見亂世之思明君也。孔叢子詳見周南。

豳

吳公子札來聘。請觀於周樂。使工云。為之歌。豳曰。美

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左氏傳詳見周南。

漢書曰。昔后稷封釁。公劉處豳。太王徙邠。文王作豐。

武王治鎬。其民有先王遺風。好稼穡。務本業。故豳詩

言農桑衣食之本甚備。有鄆杜竹林。南山檀柘。號稱

陸海。為九州膏腴。地理志

七月

昭公四年。春正月。大雨雹。季武子問於申豐曰。雹可

禦乎。對曰。聖人在上無雹。雖有。不為災。古者日在北

陸而藏冰。西陸朝覲而出之。其藏冰也。深山窮谷。固

陰沍寒。於是乎取之。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

於是乎用之。其藏之也。黑牡秬黍。以享司寒。其出之

也。桃弧棘矢。以除其災。其出入也時。食肉之祿。冰皆

與焉。大夫命婦。喪浴用冰。祭寒而藏之。獻羔而啓之。

公始用之。火出而畢賦。自命夫命婦。至於老疾。無不

受冰。山人取之。縣人傳之。輿人納之。隸人藏之。夫冰

以風壯。而以風出。其藏之也周。其用之也徧。則冬無

愆陽。夏無伏陰。春無淒風。秋無苦雨。雷出不震。無蓄

霜雹。癘疾不降。民不夭札。今藏川池之冰。棄而不用。風不越而殺。雷不發而震。雹之為蓄。誰能禦之。七月之卒章。藏冰之道也。左氏傳

子貢問於孔子曰。賜倦於學。困於道矣。願息而事君。可乎。孔子曰。詩云。溫恭朝夕。執事有恪。事君之難也。焉可以息哉。曰。然則賜願息而事親。孔子曰。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事親之難也。焉可以息哉。曰。然則賜請願息於妻子。孔子曰。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妻子之難也。焉可以息哉。曰。然則賜願息於朋友。孔子曰。詩云。朋友攸攝。攝以威儀。朋友之

難也。焉可以息哉。曰。然則賜願息於耕矣。孔子曰。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耕之難也。焉可以息哉。曰。然則賜將無所息者也。孔子曰。有焉。自望其廣。則臯如也。視其高。則填如也。察其從。則隔如也。此其所以息也矣。子貢曰。大哉乎死也。君子息焉。小人休焉。大哉乎死也。家語困誓篇。臯一作擊。滕文公問為國。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民之為道也。有恒產者有恒心。無恒產者無恒心。苟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已。及陷乎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

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為也。是故賢君必恭儉。禮下取於民。有制。陽虎曰。為富不仁矣。為仁不富矣。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徹者。徹也。助者。藉也。龍子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貢者。校數歲之中。以為常。樂歲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為虐。則寡取之。凶年糞其田而不足。則必取盈焉。為民父母。使民矜矜然。將終歲勤動。不得以養其父母。又稱貸而益之。使老稚轉乎溝壑。惡在其為民父母也。夫世祿。滕固行之矣。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為有公田。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

設為庠序學校以教之。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是為王者師也。詩云。周雖舊邦。其命惟新。文王之謂也。子力行之。亦以新子之國。孟子滕文公上篇孔子曰。於七月。見豳公之所造周也。孔叢子詳見周南鹽鐵論賢良曰。古者庶人。春夏耕耘。秋冬收藏。昏晨力作。夜以繼日。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散不足篇漢書曰。春令民畢出在野。冬則畢入於邑。其詩曰。四

之日舉止同我婦子。饑彼南晦。又曰。十月蟋蟀入我
牀下。嗟我婦子。聿為改歲。入此室處。所以順陰陽。備
寇賊。習禮文也。食貨志

鴟鴞

孔子謂子路曰。君子而強氣。則不得其死。小人而強
氣。則刑戮荐臻。豳詩曰。殆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
繆牖戶。今汝下民。或敢侮余。孔子曰。能治國家之如
此。雖欲侮之。豈可得乎。家語好生篇
孟子曰。仁則榮。不仁則辱。今惡辱而居不仁。是猶惡
濕而居下也。如惡之。莫如貴德而尊士。賢者在位。能

者在職。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
矣。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
民。或敢侮予。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
家。誰敢侮之。今國家閒暇。及是時。般樂怠敖。是自求
禍也。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
福。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

公孫丑上篇

東山

孔子曰。於東山。見周公之先公而後私也。孔叢子詳見周南
韓詩外傳曰。嫁女之家。三夜不息燭。思相離也。取婦

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是故昏禮不賀。人之序也。三月而廟見。稱來婦也。厥明見舅姑。舅姑降于西階。婦升自阼階。授之室也。憂思三日。三月不殺。孝子之情也。故禮者。因人情為文。詩曰。親結其縈。九十其儀。言多儀也。第二卷

破斧

法言曰。昔在周公。征于東方。四國是王。詳見召南甘棠

伐柯

吳師自潰。吳王帥其賢良。與其重祿。以上姑蘇。使王孫雄行成於越。曰。昔者上天降禍於吳。得罪於會稽。

今君王其圖不穀。不穀請復會稽之和。王弗忍。欲許之。范蠡進諫曰。臣聞之。聖人之功。時為之庸。得時弗成。天有還形。天節不遠。五年復反。小凶則近。大凶則遠。先人有言曰。伐柯者。其則不遠。今君王不斷。其忘會稽之事乎。王曰。諾。國語越語下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為遠。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禮記中庸篇越絕書曰。詩之伐柯。以己喻人。敘外傳記

孔臧與子琳書曰。侍中子國。明達淵博。雅學絕倫。云詩不云乎。毋念爾祖。聿修厥德。又曰。操斧伐柯。其則不遠。孔叢子。詳見大雅文王篇。

韓詩外傳曰。原天命。治心術。理好惡。適情性。而治道畢矣。原天命。則不惑禍福。不惑禍福。則動靜脩。治心術。則不妄喜怒。不妄喜怒。則賞罰不阿。理好惡。則不貪無用。不貪無用。則不害物性。適情性。則不過欲。不過欲。則養性知足。四者不求於外。不假於人。反諸己而存矣。夫人者。說人者也。形而為仁義。動而為法則。詩曰。伐柯伐柯。其則不遠。第二卷。純按。王詩。以。夫人。恐有誤。

狼跋

齊侯至自田。晏子侍于過臺。子猶馳而造焉。公曰。唯據與我和夫。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為和。公曰。和與同異乎。對曰。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燂之以薪。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故詩曰。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醜嘏無言。時靡有爭。先王之濟五味。和五聲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聲亦如味。一氣二

體三類。四物。五聲。六律。七音。八風。九歌。以相成也。清濁。小大。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濟也。君子聽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故詩曰。德音不瑕。今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壹。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左氏傳昭公二十年

孔子曰。於狼跋。見周公之遠志。所以為聖也。孔叢子。詳見周南。

鹽鐵論。賢良曰。賈生有言曰。懇言則辭淺而不入。深言則逆耳而失指。故曰。談何容易。談且不易。而况行

之乎。此胡建所以不得其死。而吳得幾不免於患也。語曰。五盜執一良人。枉木惡直繩。今欲下鍼石。通關鬲。則恐有盛胡之累。懷鍼素艾。則被不工之名。狼跋其胡。載躓其尾。君子之路。行止之道。固狹耳。此子石所以歎息也。鹽鐵論石篇

詩書古傳卷第八 終

言書古傳卷第八
 律之音八風九歌以之
 相濟也君子聽之以平其心
 心平德和故君子居則
 不致令懷不致令怒可謂
 曰五芳以水濟水能食之
 者其受之也言書古傳
 所以煖易也不諫
 其時雖數其風者子之細
 亦止之能回然耳也于以
 高限於有盈貽之累對幾
 素艾限赫不土之各於起
 諒曰正盜辨一身入球木
 惡直論今於不離不離關
 之會也財莫所以不財其
 死而吳舜幾不免也言書

